

新生代乡村教师身份转变的路径研究

左宗玮

衡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DOI: 10.61369/ETR.2025500035

摘 要： 本研究以新生代乡村教师身份转变为主要研究内容，将乡村教师理解为嵌入乡土社会变迁进程中的“普通人”——他们既有专业从业者的职业属性，更承载着乡土文化传承者、社会变迁亲历者的多重生命角色，并试图把乡村教师从“教育符号”还原为“真实的人”。以此回应“乡村教师究竟是谁”这一核心命题，为破解乡村教师“下不去、教不好、留不住”的现实困境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关 键 词： 新生代乡村教师；身份转变；路径研究

A Study on the Path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Young Rural Teachers

Zuo Zongwei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2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generation rural teachers, regarding them as "ordinary people" embedded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ocial changes. They not only possess the professional attributes of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but also undertake multiple life roles as inheritors of rural culture and witnesses of social changes. The study attempts to restore rural teachers from "educational symbols" to "real individuals", so as to respond to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who rural teachers really ar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practical dilemma that rural teachers are "hard to recruit, difficult to teach well, and hard to retain".

Keywords： young rural teachers;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path research

一、乡村教师身份的转变的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颁布，正式确立了我国教师的专业身份，使得教师获得了外部制度身份的确认。但从教师个体出发，身份的获取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属性，这种被确立的制度身份对个人而言仅个体“认知”了这一层身份，乡村教师个体还需在教育制度变革、乡土社会实践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交织中完成自我身份的协商、建构、最终到认同的过程。

（一）自我发展论：自我发展论：从“工具性生存”到“意义性成长”

自我发展论将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视为一个持续的自我实现过程，传统乡村教师对于身份的认同过程往往与“生存需求”和“集体价值确认”紧密关联。“中师生”“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等身份标签背后，是教师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工具性价值，其身份认同更多依赖“稳定职业”“社会尊重”等外部评价。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集体的逐渐消解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乡村教师在身份确认过程中呈现显著变化，这种转变在叙事中体现为明显的在新生代乡村教师中尤为凸显。自我发展论揭示了新生代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内在驱动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建构”，从“生存导向”到“成长导向”的转变，为理解其

职业选择提供了心理层面的解释。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是身份认同的核心任务，其内涵包括对意识形态、角色和价值观念的承诺。^[1]

（二）符号互动论：乡土场域中的“身份协商”

符号互动论强调，身份认同是个体在与他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通过“意义建构”形成的。欧文·戈夫曼将社会互动比作舞台表演，区分了“前台”与“后台”的行为差异，个体通过“印象管理”调整自身行为以契合不同场景的角色期待。^[2]这一理论可用于解释乡村教师在学校教师的身份调试过程，乡村教师的身份并非单一标签，而是在“学校——家庭——乡村社会”的多重场域中，通过与不同群体的互动不断协商的结果。^[3]在传统乡土社会这一特殊场域中，“教师”身份承载着超越职业本身的符号意义——既是“文化人”“知识权威”的象征，也被赋予“乡贤”的身份，承担着乡村发展、矛盾调解等多重社会功能，可以在这一维度反馈较强的集体价值，从而较好的通过乡土社会完成价值确认与身份协商。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乡村教师面临的身份困境，本质上是多重互动场景下的“意义冲突”，一方面，在教育活动中，新生代乡村教师是现代教育理念的践行者，与“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等标准对齐；而在乡村中，家长与学生的教育期望与现代化

基金资助：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新生代乡村教师个体身份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3B0668）研究成果；
左宗玮（1993-），男，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师教育、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

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出入。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大量留守儿童的产生，使的乡村教师承担了学校教育之外的责任，对教师的专业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动摇。

这种多场景下的符号冲突，使新生代教师陷入“我是谁”的身份迷茫，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指出自我的产生是群体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脱离他人就不可能形成自我，并将身份形成和发展建构出“准备——模仿——扮演”三阶段，这一理论为解析乡村教师的互动协商过程提供了关键视角。^[4]

（三）社会认同论：结构约束下的“群体归属”

社会认同论将身份认同与群体分类、社会结构紧密关联，认为个体通过将自身归入某一社会群体（如“乡村教师群体”），并与其他群体（如“城市教师群体”“企业从业者”）进行比较，形成对自身的认知与评价。

首先，如果将乡村教师放在传统乡土社会这一集体中，乡村教师可以通过深度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传承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教育与社会发展等多元社会功能，将个体的价值与乡村集体价值深度绑定从而完成价值确认。而进入现代社会后，乡村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诸多职能逐渐被规范化的专门机构与制度化体系所承接，这使得新生代乡村教师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的渠道被大幅压缩、空间被显著窄化，难以通过融入乡村公共生活、贡献社会价值的方式获得集体层面的认可，进而导致其身份价值确认陷入困境。其次，如果把乡村教师放在教师专业身份的集体中，其在乡村场域中所具有的社会地位与城市教师相比，在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空间、资源获取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又导致其群体认同感被削弱。

这一过程使的乡村教师在新生代村教师的乡土社会的身份认同中呈现“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在乡土社会其无法融入，难以形成积极的群体归属感；另一方面，在城乡教育资源的对比中，“乡村教师”的弱势地位又容易引发其身份焦虑。个体的视角、观点和实践都是从他们所归属的群体中获得的，这些群体客观存在，社会认同，作为教师群体一种共享的 / 集体的表征，是其情感和价值意义的来源。^[5] 社会认同论揭示了宏观社会结构对个体身份认同的约束作用，为理解乡村教师的身份挣扎提供了结构性视角。^[6]

二、新生代乡村身份转变的路径

新生代乡村教师的身份建构不是线性递进的过程，而是“预设——实践——协商”相互交织的阶段性动态循环，通过梳理其身份选择的动机逻辑、身份确立的实践困境与身份整合的实现路径，呈现这一群体身份认同的完整图景。

（一）身份选择：自我预设中的“理想与现实”

身份选择是新生代乡村教师身份建构的起点，这一阶段的核心是“自我预设”——基于个体经历、价值观念与社会认知，对“乡村教师”身份形成初步想象。

第一类以情怀驱动为主要模式，多有乡村成长经历，其身份选择多源于建设家乡的理想预设，但这种理想预设很快会因社会

发展、时代变迁、价值确认等因素遭遇现实冲击。第二类是主要依靠教育理想为导向，其群体以师范专业毕业生为主，受“教育公平”“乡村振兴”等理念影响，将乡村教育视为实现职业理想的场域，对乡村教育场域存在较多理想化色彩，认为只要“用心教学”就能实现职业理想，在教育实践中往往容易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撕裂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结逐渐淡化，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也局限于“分数产出”，其职业价值感与归属感不断消解，成为新生代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困境的重要诱因。第三类是“理性选择型”。这类教师将乡村教师岗位视为“过渡选择”或“现实折中”——受限于就业竞争压力，乡村教师的政策红利成为重要考量因素。他们的身份预设带有“工具性”，因此容易在职业过程中产生“身份疏离感”。

与此同时，新生代乡村教师的身份选择普遍面临“乡土性断裂”的困境。现代师范教育体系以城市教育为模板，部分教师经历脱农离乡的乡村教师培育后，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本的“乡土性”，使得新生代乡村教师和乡土文化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成为“中间人”和“边缘人”。

（二）身份确立：自我实践中的“困境与坚守”

教学实践中的“文化适配困境”是身份确立的首要挑战，新生代教师带来的现代教育理念与乡村学生的学习需求、家长的教育观念常存在冲突。其次，职业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困境”进一步加剧身份焦虑，新生代教师的专业成长面临明显瓶颈，部分教师因此产生“职业倦怠”，甚至萌生离职想法。但是，但在坚守者的叙事中，“学生的改变”成为身份确立的核心支撑，情感反馈超越了资源约束的局限，成为身份确立的关键锚点。

除了学生带来的情感支撑，乡村社区的文化浸润与价值认同同样可以成为乡村教师身份坚守的重要推力。在调研走访乡村学校的过程中，一位女校教师享了她三十年前初登讲台的经历：彼时班上部分学生竟连正式名字都没有，她便借鉴自己早年在城市任教时的花名册管理经验，结合学生父母的姓氏为孩子们逐一命名，后续甚至形成了教师命名的暖心传统。这种深度参与乡土社会建设、切实回应乡村教育需求的实践，让乡村教师逐渐打破“城市归依”的心理执念，在扎根乡村教育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到“被需要、被认可”的价值共鸣，进而构建起与乡村共生共荣的归属感。

（三）身份整合：自我协商中的身份统一

身份整合是新生代乡村教师身份建构的最高阶段，核心是通过自我协商，实现“制度身份—话语身份—归属身份”的有机统一。

制度身份是国家与教育系统赋予的法定角色，通过教师编制等身份标签，承载着教书育人的职责要求。新生代教师的制度身份认同，既依赖“薪酬保障”“职称晋升”等物质激励，更依赖“政策重视”带来的价值认可。阎光才指出“教师身份由制度型构，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教师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从而决定教师的身份”^[7]

话语身份是教师在自我表达与社会互动中建构的形象，体现为教师对“乡村教师”的自我定义。吉（Gee）认为个体通过参与

不同场景的社会话语建构起多重身份，多重身份之间或许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并可以通过自我与环境互动的协商与建构对多重身份进行整合，这一理论为解析话语身份的建构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8] 新生代教师可以不再将自己局限于“教书匠”的单一身份属性，而是通过多元化的教育叙事方式，建构起“乡村教育的参与者”“乡土文化的传承者”等新话语形象，通过这些形式来摆脱“边缘人”的负面标签，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

归属身份是教师内心深处的情感认同，体现为“我属于乡村”的归属感，是身份整合的核心。这种归属感既源于个体在乡村学校教育实践情感联结，也源于个体在乡土社会的意义感知。当制度身份的职责、话语身份的表述与归属身份的情感形成统一时，新生代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便达到稳定状态。

三、结论

新生代乡村教师身份转变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乡村教师身份转变的分析，为新生代乡村教师建构起“身份想象—身份获取—身份体验—身份挣扎—身份整合”的身份转变链条。这一过程既展现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与职业场域中的主动建构，也暴露了乡村教育发展的现实短板，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思路。

（一）身份想象：打破“刻板印象”，重塑乡村教师的价值认同

新生代乡村教师的身份想象往往受限于“城乡二元”的刻板印象——要么将乡村教师视为“牺牲者”，要么视为“过渡性职业者”。^[9] 这种想象偏差导致部分教师入职前就存在身份迷茫。因此，需要从重塑乡村教师的价值形象，让学生了解乡村教育的新面貌，使“乡村教师”成为承载教育理想的积极符号，为个体身份想象提供正向引导。

（二）身份获取：完善“支持体系”，夯实乡村教师的职业基础

身份获取的核心是通过政策保障与资源供给，降低教师的

职业门槛与发展阻力。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薪酬待遇”“住房保障”等因素在新生代乡村教师身份获取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加。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教师支持政策：建立与当地生活水平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为乡村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支持；简化职称晋升流程，向乡村教师倾斜职称指标，让教师在身份获取阶段感受到“职业安全感”。

（三）身份体验：强化“情感联结”，构建乡村教师的归属感

身份体验的核心是通过情感互动，让教师在职业过程中获得积极反馈。已有研究表明，在物质激励尚不显著的当下，“学生的成长”^[10]与“社区的接纳”^[11]或是能支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因此，需要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协同的支持网络：在学校内部营造“人文关怀”的氛围，关注教师的心理需求，建立教师心理健康疏导机制；鼓励教师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让教师在社区参与中获得“被需要”的情感体验，强化乡土归属感。

（四）身份挣扎：正视“现实困境”，推动乡村教育的系统性变革

身份挣扎本质上是乡村教育发展矛盾的集中体现——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冲突、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等。破解这些困境，不能仅依赖教师的个体坚守，更需要推动乡村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在宏观层面，持续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缩小教育资源差距；在中观层面，改革乡村学校管理模式，赋予教师更多教学自主权与专业发展空间；在微观层面，鼓励教师开展“在地化教学研究”，将乡土文化融入课程体系，实现“教育与乡土的共生”。

归根结底，新生代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他们既是追求自我成长的“普通人”，也是承载乡村教育希望的“教育者”。理解他们的身份建构历程，就是理解乡村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唯有从“人”的视角出发，为他们提供制度保障、专业支持与情感关怀，才能让更多新生代乡村教师在乡土场域中确立身份、实现价值，为乡村教育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 [1] (美) 埃里克·埃里克森, 舒跃育, 张继元等译. 青年路德: 一项精神分析与历史的研究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 [2] (美) 欧文·戈夫曼, 冯钢译.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3] 胡倩, 胡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民办教师身份产生、形成与认同的历史研究——在符号互动理论的视角下 [J]. 教师教育研究, 2021, 33(01): 99-107.
- [4] (美) 乔治·H. 米德. 心灵, 赵月瑟译. 自我与社会 [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5] 闫巧.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的社会认同研究 [D]. 山东师范大学, 2018.
- [6] 尹东群, 王连照.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乡村教师身份认同个案研究 [J]. 当代教研论丛, 2023, 9(12): 59-63.
- [7] 阎光才. 教师“身份”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及当下危机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04): 12-17.
- [8] Gee J P. Identity as an analytic lens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J].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00(25): 99-125.
- [9] 朱燕菲, 陈彩霞. 新生代乡村教师缘何“流”与“留”?——双向推拉理论视角的阐释 [J]. 教师教育研究, 2023, 35(04): 88-94.
- [10] 马一焯. 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乡村新手教师身份认同路径研究 [J]. 教育科学探索, 2024, 42(06): 19-26.
- [11] 马玮岐, 王枬. 论乡村教师的社会身份重构 [J]. 教育科学研究, 2024, (06): 21-27.